

《酸葡萄》

梅是梅花的結子。自從我的消化能力削減後，每頓飯後，都吃一兩顆話梅。

話梅原是說書先生用來潤口的，因表演的時間長了，口乾舌燥，便含一顆梅子，鹹酸的味道刺激了唾液分泌，津液滿口，可以舒舒服服地說下去。因說書先生的“書”稱“話本”，他嚐的梅也就叫作“話梅”。

望梅止渴，典出三國。曹操帶兵攻打宛城（今河南南陽），經過一個叫梅林鋪的地方。時值中午，烈日當空，天氣酷熱。曹操派人四處找水，始終找不到。全軍都很口渴。為了不耽誤行軍，曹操靈機一動，站在高處，指着前面一個小山包說：“那山包上有一大片梅林，一定長着很多梅子。”士兵們聽見後，嘴裡都流着口水，一時間感到不口渴了。後來這個故事，用來比喻，願望無法實現，就用空想聊以自慰。

相對之下，葡萄就顯得有點聲名狼籍了，例如，好像是從英語 *sour grapes* 直譯過來的“酸葡萄”。可是我們也常說“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”，那麼“酸葡萄”究竟是純粹從外來語化出，還是土生土長的口頭禪，一時很難定奪。

“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”，似乎是心理上自慰的話。外來的“酸葡萄”就不一樣，只能理解為嘲笑那些眼紅別人成就的旁觀者，是個百分之百的貶義詞，是眼紅、眼饞、眼熱、妒忌的近義詞。

梅和葡萄，都是酸果，為什麼把葡萄這樣見外呢？而且葡萄是很鮮甜的，只要等收穫時節才採摘。為何重此輕彼呢？是不是因為葡萄“原非我族類”呢？

多年前，我曾想批評一位文學得獎者。牛津的那位畏友，知道後，馬上告誡我。千萬別寫這篇評論，要不，就會蒙上“酸葡萄”這個寒酸的壞名聲。

那是十多年前的事，雖說事過情遷，迄今仍然耿耿於懷。

“酸葡萄”這個外來成語的的運用語境是很複雜的。除非你是時事或文學評論家、記者等等，才有條件作這樣不願苟同主流的評論而不致被諷為“酸葡萄”。最糟糕的是，像我，間或也寫點小文章，如果寫一篇不附和眾人的評介，那就肯定首當其衝，洗盡黃河水也洗不清這樣的指責。

縱使冒眾人之大韙，我仍堅持說，要細察具體情況，不要隨便的套用“酸葡萄”，要不，這句話，很容易變作強詞奪理，封住人家申辯的藉口。

去年年底，看到一則新聞，談到法國著名作家，198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，克羅德·西門（Claude Simon 1913 - 2005），今天是否還會有書商重版他的著作。辯論的雙方，都是西門生前的好友。他們把西門最為人所知的五十多頁稿件，寄給了19家，大大小小的出版社。結果，有12家退稿，七家干脆沒回覆。

很巧，我的小說《祭無言》的法譯本，也曾寄給法國19家大大小小的出版社，結果是石沉大海，只有一家說要考慮考慮，末了，還是落空。

也許有人會嘲笑我，把我的創作的命運和西門的重印出版的遭拒絕，相提並論。但這回，我不能讓人家給我戴上“酸葡萄”這頂帽子，因為我不是妒忌西門（這次，他也可以算是個失敗者，雖然投稿一事，與他無尤），只能說我妄自高攀。但“酸葡萄”和“高攀”之間，是有原則性的差別的，前者不自量，跟成功的人比較，後者只不過罔顧自己的低微的身份，不像被形容為“酸葡萄”那樣沒作為的人，是有進取心的，只是不夠虛心。

“酸葡萄”也好，“高攀”也好，表面上像是勸誡人家要有自知之明，不要好高慕遠。然而，有時候，卻是既得利益者的殺手鐮，雖不見血，但對敢挑戰的人，還是迎頭一盤冷水。

被指責為“酸葡萄”是很不光彩的；“高攀”基本上是客套語或謙辭。就算真的有點“高攀”，也無傷大雅。